

朱天文 著

最好的时光

侯孝贤电影记录



山東畫報出版社

最好的时光

侯孝贤电影记录

朱天文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好的时光: 侯孝贤电影记录 / 朱天文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713-297-3

I . 最... II . 朱... III . 电影文学剧本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8040 号

责任编辑 韩 猛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82098470
市场部 (0531)82098047 82098042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24.75 印张 25 幅图 226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6001-1000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影视 / 文学作品

序

稀有金属

阿城

我确信，除了朱天文，没有人可以担当侯孝贤的编剧。任何人看过这本书之后，可以自己掂量一下我说得对不对。

我并非在说朱天文是那种悍得——按罗永浩语录：强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侯孝贤正是这样的人。

相反，天文永远是柔弱，专注，好奇，羞涩，敏锐，质朴的集合体，每每令我有置身万花筒前的惊叹，却又感叹她居然天生无习气。天文又似乎天生就有听别人说完了的静气，每每令我有是否接着讲下去的犹疑。每次读她的文字，是绝不敢速读的。天文的文字之美，毋庸我细说，单独要说她文字性格里有一股侠气与英气。中国中古至上古，记录中常有此类气血涌动。汉唐时文人常要随军才会有仕途，自然诗文中更有气血四合的筋骨，最为人钦羡的是“倚马立就”。我每读天文的收在这本文集里的文字，都有她倚马立就的感觉，当然，远处老侯在炯炯地盯着摄影机前的一切。

可是在台北东丰街的茶艺馆“客中坐”（是带广字头的）里，常常一个电影的萌动，是从这里开始，我看着柔弱的天文，问自己，是她吗？

当然是她。

因此我才想到合金。侯孝贤无疑是贵金属，但如果没有朱天文这样的稀有金属进入，侯孝贤的电影会是这样吗？换言之，侯孝贤的电影是一种独特合金。这样的说法，其实有违我一向的说法：电影是导演的。侯孝贤

确实在拍摄时注重摄影机前具体发生了什么，因而常常悍然改动剧情，令人跟不太上。

朱天文引摄影师陈怀恩的话说，如果有人跟过侯导的一部戏，能学到什么，那是骗人的。

我有没有这么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怀恩说的是真的。我大概有三四次看侯导拍戏的机会，一次是《好男好女》，借用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排练场，搭了个小内景，拍伊能静演生孩子的戏，怀恩掌机。现场的人都非常年轻，老侯和我算岁数最大的了，但老侯永远是年轻的，目光锐利逼人。我趁机在一边用镜间快门的小相机拍了几张，随老侯多年的小姚探过头来看我是不是用闪光，我说怎么会？镜间快门声音很小，闪光肯定不会用的啦，而且还没开拍嘛。小姚说，上次拍《戏梦人生》剪辫子的戏，百多条辫子一下剪掉，根本不会拍第二条的。结果开拍了，辫子刚剪掉，一位报社娱乐版的小女生就用相机闪了一下！哇，死掉！白拍了！大家都看着小女生，谁也不敢说话，小女生吓得一下就哭了。我说老侯呢？小姚说，侯导居然什么都没说！反正白拍了而且也不可能再拍就对了。我听着汗当时就下来了。

那次天文当然也在，非常专注好奇地盯着一切。以至我要跟他说话的时候，她有惊吓的样子，令我愧疚，同时再一次问自己，是她吗？当然是她，这块小小的稀有金属在现场的阴影中，发着柔和的光。

这本文集，大部分内容我之前分别看过。这次集中再看一遍，心生感慨，它们深入历史诸阶段，美学，文学，导演，电影诸部门，人文，市场，伦理，等等等等，同时又是无穷细节，柔刚相济的美文。这是电影史中罕见的文献，它有着阅读中文者久违而熟悉的特殊，文史一体。

好，不打扰了。你们读下去的时候，我的建议是，慢一点，不要赶，浇水的时候，慢，才能渗得深。

目 录

第一部分 电影小说	1
小毕的故事	2
风柜来的人	9
安安假期	29
最想念的季节	44
童年往事	61
尼罗河女儿	80
第二部分 电影剧本	95
恋恋风尘	96
悲情城市	118
好男好女	147
南国再见，南国	168
海上花	173
千禧曼波	186
咖啡时光	204
最好的时光	224
第三部分 关于电影	243
下海记	244
我们的安安呀	247

《童年往事》制作感受	251
《炎夏之都》自序	253
侯孝贤的选择	255
给另一种电影一个生存的空间	261
《电影小说集》自序	264
《悲情城市》十三问	267
云块剪接法	286
这次他开始动了	289
《海上花》的拍摄	298
《海上花》场外别记	305
那些侯孝贤最美的影片	307
95 贞洁誓言	310
好天气谁给题名	312
最好的时光	326
梦晤	329
第四部分 一部电影的开始到完成	331
剧本讨论	332
抒情与气氛	332
喜欢不规则的蔓延	335
讨厌直线发展的叙事性	339
创造游戏规则	344
拍 摄	348
拍环境 改剧本	348
不怎么分镜	349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352
受不了设计的东西	354
给自己出状况	355
矮佬帮	357
三床棉被盖住的摄影机	359

找到了限制·找到了自由	361
剪 接	364
小廖·廖达·廖里尼	364
商业一点吧	367
出 片	371
这个才叫做电影	371
附录 侯孝贤作品年表	373

第一部分 电影小说



小毕的故事

小毕跟我小学同班，又是隔壁邻居，当初搬来村子里，毕家已在此地住了十几年。记得第一次看到小毕是搬来当天，我在院子搬花盆，靠着竹篱笆将花一盆盆摆好，忽然篱笆那边蔷薇花丛里有人喊我：“喂！”抬头一看，呸，是个黑头小男生，走过去，他说：“我知道你们姓朱——”当面就把一只绿晶晶的大毛虫分尸了。焉知我是不怕毛虫的，抓了一把泥土丢他，他见没有吓到我，气得骂：“猪——兮——啊。”哈哈的笑着跑开了。

我被分到五年甲班，老师在讲台上介绍新同学给大家认识，教同学们要相亲相爱，我却看到小毕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手上绷着一条橡皮筋朝我瞄准着，老师斥道：“毕——楚——嘉！”他咧齿一笑，橡皮筋一转套回腕上，才看见他另只手圈了整整有半臂的橡皮筋，据说都是K橡皮筋赢来的。小毕是躲避球校队，打前锋，常常看他夹泥夹汗一股烟硝气冲进教室，呱啦啦喝掉一罐水壶，一抹嘴，出去了，留下满室的酸汗味。

毕家五口人，后来我才知道，毕妈妈年轻时候在桃园一家加工厂做事，跟工厂领班恋爱了，有了身孕，那领班却早已有家室的人，不能娶她。毕妈妈割腕自杀过，被救回来了，生下小毕，寄在朋友家，自己到舞厅伴舞，每月送钱给朋友津贴。小毕在那里过得并不好，毕妈妈去一次哭一次，待有一些能力时，便跟一位姊妹淘合租了间阁楼，小锅小灶

倒也齐全，把小毕接回同住，晚上锁了门出来上班。

毕伯伯原在大陆已有妻室，逃难时离散了，一直在联勤单位工作，横短身材，农夫脚农夫手。过了中年想要讨老婆为伴，他有一干河南老乡极为热心，多方打听寻觅的结果，介绍了小二十岁的毕妈妈认识。头一次见面安排在外面吃饭，毕妈妈白皙清瘦可怜见的，毕伯伯只觉惭愧，恐怕亏待了人家母子。毕妈妈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供小毕读完大学。第二次见面就是行聘了，中规中矩照着礼俗来，毕妈妈口上不说，心底是感激的。

小毕五岁时有了爸爸，七岁有了一个弟弟，隔年又来一个弟弟，两个都乖，功课也好。印象里的毕妈妈不是快乐的，也不是不快乐，总把自己收拾得一尘不染，走进走出安静的忙家事，从不串门子，从不东家长西家短，有礼的与邻人打招呼。又或是小毕打破了谁家的玻璃，拔了谁家的鸡毛做毽子，毕妈妈在人家门口细声细气的道歉，未语脸先红。

而毕伯伯不，红通通的大骨骼脸，大嗓门，大声笑。下班回来洗了澡，搬张藤椅院子里闲坐，两个男孩轮流去骑爸爸脚背，毕伯伯脚力之大，一举举到半空中，小的男孩每吓得要哭，放下了倒又格格的笑笑起来。毕妈妈有时收了衣服立在门首看他们父子嬉闹，沉静的面容只是看着、看着，看得那样久而专注，我怀疑她是不是只在发呆。多半这个时候小毕还在外头野荡。难得毕妈妈也笑，实在因为太瘦白了，笑一下两腮就泛出桃花红，多讲两句话也是，平日则天光底下站一会儿，颊上和鼻尖即刻便浮出了一颗颗淡雅的雀斑。如今回想，毕妈妈的桃花红其实竟像是日落之前忽然辉烧的晚霞。

毕妈妈的国语甚至说得很艰难，不是带腔调或不标准，事实上，咬字非常正确的。原因有两个，一则毕妈妈的国语是翻译台语，故此比别人慢了；一则——根本是毕妈妈太少说话了，以致是不是渐渐丧失语言的能力了呢？家常毕伯伯毕妈妈几乎少有交谈，两人的交谈都是在跟孩子讲话当中传给了对方。毕妈妈跟孩子讲台语，毕伯伯不知怎么就会得听了。比方晚饭时毕妈妈跟孩子说：“鞋子都穿开嘴了，过年要买一双吓。”那个礼拜天，毕伯伯就带孩子去市区生生皮鞋选鞋了。小毕从来不跟去，也自有一份，尺寸都合，不合的话毕伯伯下了班再拿去换。

那年中秋，我们两家到后山德光寺赏月，毕伯伯喜欢小孩，对女孩尤其疼，一路耍宝逗我们姐妹笑坏了，还把小妹扛在肩头，舞狮似的右晃左摇一气奔到山坡上，矮登登的活像“天官赐福”里的财神爷。毕伯伯蒸笼头，最会流汗，毕妈妈从塑胶袋拿出冰毛巾递过去，擦过后，仔细的叠好收在袋里。我们坐凉亭里分月饼柚子，听毕伯伯跟爸爸聊大陆上的中秋，毕妈妈少吃少笑，一旁闲落的剥柚子给大家吃，或拿鹅毛扇在脚下替大家驱蚊子。小毕早就一个人寺前寺后玩了一圈，跑来吃几瓣柚子又不见人影。小毕跟我们女生是除了恶作剧，老死不相往来。那晚的月亮真是清清圆圆照在凉亭阶前如水。

毕妈妈每天中午来给小毕送饭，夏天连送水壶，把喝干的壶换回去。飘毛毛雨也送雨衣，天气变凉也送夹克，没有谁家的母亲像她这样腿勤的。小毕他是男生的绝对憎恶雨衣，绝对不加衣服；可是奇怪，小毕那样不驯，唯毕妈妈不必疾言厉色就伏得住他。夹克他只有穿了，却自有他的权变，将两条袖子在颈前绑个结做件小披风，算是听了母亲的话。雨衣不妨披在肩上扣好第一颗扣子，跑起来虎虎的像拖了一篷风，做个行侠仗义的青蜂侠也不错。

上了国中，小毕给分到比较不好的班级，学抽烟，跟人打架，和不良少年一直纠缠不清。毕伯伯三天两头跑学校摆平，还是给贴了一个大过出来。然而我知道小毕不是坏的，不是。因为有次放学回家，我在菜市场柳家小巷被三个男生拦住过路，其中一名说她是谁谁谁，另一名恶声道：“你干嘛那么骄傲？”怪了，他们是谁我都不认识。他道：“你以为你是模范生就了不起呀，假清高！”劈手便来揪我头发，突然是小毕的声音在我身后大声道：“你们别动她，她是我爸的干女儿。”不知那些男生怎么走掉的，只听见小毕说：“没关系，包定没人再来惹你。”

当下太慌张了，后来想要跟他道谢，他每每故意避开，仿佛从未有发生这件事。几次我去办公室送教室日志，见他在训导处罚站，训导主任手舞足蹈的对他咆哮，于他分明无用，因他并不以为他做的是错，于我却是惭痛——小毕，小毕，若以为我也和别人一样看你你就错了。

小毕国三时偷钱，那笔钱本是毕伯伯准备替他们缴的学费，小毕偷

去交朋友花掉了。那晚毕伯伯盘问小毕的大喉咙，我们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小毕从头到尾没吭一句，毕伯伯气极，拿皮管子下了狠手打他，小毕给打急了连连叫道：“你打我，你不是我爸爸你打我！”劈拍两声耳光，是毕妈妈摔的，屋子里沉寂下来。

毕伯伯吱呀一声跌坐在藤椅里。我打赌我们这半边眷村都在聆听他们家的动静，后山的松风低低吹过，院中晒着忘了收的旧杂志给吹得拆拆作响。良久，良久，差不多要放弃下文了，显然是毕妈妈押着小毕，而小毕不肯跪，毕妈妈的声音喘促起来：“跪落！死困仔，谁给你教，你不是我生的！死困仔，不认伊是爸爸，那年啊，你早就无我这个妈妈！”毕伯伯气颤道：“我不是你爸爸，我没这个好命受你跪，找你爸爸去跪！”

遂真正都沉寂了下来。真正的沉，沉，沉沉的夜，睡不稳，几次醒来，嚤嚤的哭声，听不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吧。

第二天毕妈妈开煤气自杀了。毕家小孩下午放学回家没人来应门，便和邻居小朋友在广场玩，等毕伯伯交通车下班回来，觉得有异，发现时已救不回了。毕妈妈留下一封不算信的信，用她所会不多的字写着：楚嘉的爸爸，我走了。阿楚，我告诉你，你要孝顺爸爸，我在地下才会安心。楚嘉的妈妈芳英。

村子里组织了一个治丧委员会，出殡当天毕伯伯的河南老乡都到了，小毕带两个弟弟跪在灵堂一侧，向祭奠的每一位来宾叩头致谢。穿着麻衣的小毕显得更瘦更黑，孝帽太大，一叩头便落下遮了整个脸。当时不明白毕妈妈的死，却为那孝帽一叩头落下遮了小毕的整个脸而哭。

毕伯伯一直很坚强，把丧事办得整齐周到，待出殡完回家，来跟父亲商谈一些善后琐事，谈着谈着竟至恸哭流涕，念来念去还是怪毕妈妈糊涂，夫妻十年，他不曾有过重话，怎么这气头上话就当真了呢！他的妻，论年龄可以做他的女儿了，他不能给她什么，除了一个安稳的家，爱惜她一生。她这样就去了，不是明明冤屈他？毕伯伯哭得手麻脚软，止了泪，又谈起做坟，占多大地，用什么材料，一一筹划得有条有理。毕伯伯跌足叹道：“我还能怎么样？不过尽我所有罢了。”

小毕决定投考军校，毕伯伯知悉大怒，坚持要他参加高中联考。小



《小毕的故事》剧照

毕讲给毕伯伯听，第一，他是考不上高中的，毕伯伯道：“考不上补习一年再考。”第二，不必花学费。毕伯伯气得把小毕拉到毕妈妈灵前，道：“你不要跟我讲学费，你妈妈巴望你好好读书，考高中，考大学，出来找事容易，风风光光做人，你不要对不起你妈！”第三，预校念完直升官校，跟一般大学是一样的。毕伯伯跳脚吼道：“嘎，我不知道官校跟大学一样！”小毕有一点没说，他是决心要跟他从前的世界了断了，他还年轻，天涯地角，他要一个干干净净的开始。

后来是学校里导师、训导主任和校长连番将毕伯伯说服了。毕业典礼，毕伯伯给安排在贵宾席观礼，自始至终腰杆坐得笔挺，两张大手放在膝上。小毕和另外一个男生被保送预校，皆上台接受表扬和欢送，小毕胸前斜挂一条大红绶带，在肩上结一朵绣球。当台下的掌声拍起来时，最久，最响的，小毕你猜是谁？

隔年毕伯伯退役下来，搬离了村子，退休俸跟河南乡亲合伙开杂货店。彼时正值我们村子拆建为国民住宅，众皆纷纷在附近觅屋暂住，毕伯伯回来办房屋移交手续，带了好些自己店里卖的干货来，仍叫我们干女儿呀干女儿。走时毕伯伯站院子里，隔竹篱望着自己的家出神，蔷薇凋零，酢酱草铺地正开。

我想，毕妈妈的一生是只有毕伯伯的。其实，这世上的哪一桩情感不是千疮百孔？她是太要求全，故而宁可玉碎。果真那是毕妈妈唯一能做的了吗？

再见到小毕是国中同学会，在西餐厅聚餐。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小毕！”大家都这么喊他的，多少多少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叫他。多少多少年来，他的瘦，如今是俊挺；黑，是健朗。那压压的眉毛与睫毛底下，眼睛像风吹过的早稻田，时而露出稻子下水的青光，一闪，又暗了下去。他就是小毕，中华民国空军中尉军官毕楚嘉。

我问毕伯伯好吗，小毕朗声一笑，食指敲敲额头，说：“我爸的狗头军师，专出馊主意。”原来在小毕鼓动计划下，毕伯伯的杂货店已扩建改为经营青年商店，手下三四人管货卖货，乐得毕伯伯现成做老板，闲时去河南老乡那里吃茶聊天，赏豫剧。两个弟弟都念高中了。我听着只是

要泪湿,谢他昔年的一场拔刀相救。小毕侧侧头有些惊诧的:“啊,是吗?”又说起他在训导处罚站挨骂的事,他也诧异好笑,仍说:“啊,是吗?”
于是我写下小毕的故事。

一九八二·五

风柜来的人

澎湖的天空与本岛不一样。海太多了，哪里都是海，常常是把天吃掉了似的。如果把它画下来，将有一条地平线低低的横过画面十分之一的地方，上面是天空与海，仅有的陆地大树不生，长着蓬草和天人菊，石屋与礁岩砌成的短墙，错落其间。

入冬时，横过大陆的西北风带着海上的盐分，直扑岛上，彻夜彻日的长风似乎再也没有止尽，吹得人面目枯索，记忆空白。都风化了，唯一的垃圾也许是塑胶袋给风一抓带走，碰到仙人掌被留下来，招招摇摇的挂在荆棘上，一丛丛仙人掌，在海边，在田野，像一丛丛花树。

风柜，岛上的一户村落。风从海平面推着浪来，到这里一收，给关进黑麻麻的礁岩柜中，关不住，激怒的浪轰隆隆迸发出来，云崩岸裂。

此时风季已过，大太阳登场，经过一整个季节盐和风的吹洗，村子干净得发涩，石墙石阶在太阳下一律分了黑跟白，黑的是影子，白的是阳光，如此清楚、分明的午后，却叫人昏眩。而颜焕清多半泡在村外客运站牌对面那家鸟极了的弹子房，泡掉一下午。

说它鸟，不仅因为它是仅有的一家，陈年老月就那个瘪老头子蹲在黑板旁边记分，而且那张一百零一座绿布台，说是给幼稚园小班生玩的也没有人怀疑。矮矮一间石房子，挤了五六个大男生，撞球的声音，叩叩达达空脆的响在这个闷热寂寞的下午，叫人丧气透了。